偃師縣志

二十四

DS
793
H52Y457
1786
V.11

藝文志

唐張九齡太傅[illegible]

公諱某字某[illegible]

至今上下千載[illegible]爲[illegible]

後繼蹟台衮聯華叔伯[illegible]

則曰世無遠德人以嘉[illegible]

梁侍中尙書左右僕射安東亭

唐[illegible]王君墓誌

[illegible]自遠矣然其自遠

[illegible]淮水作禎克昌其

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

梁然宜爲冠族乃祖某

侯高祖某陳度支尙書

會稽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illegible]朝吏部郎賢[illegible]州刺史
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執[illegible]作業雅有名器性簡
儼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illegible]下至於學以知古義
以隨時虛己存誠離經合道異[illegible]而不傷於物同焉[illegible]
乎皆於正咸自得之口口口任賢[illegible]坐肅勞心行部彼若
固而致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illegible]焉有若神者徵[illegible]雖
州司馬頭之文正名爲京兆少尹[illegible]京兆者本公之[illegible]
君已五世貫臣還郡無矜於出總[illegible]張既本州是[illegible]
績公雅作貳我亦爲光開元二年[illegible]姓封華[illegible]
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illegible]鄭[illegible]

僕日加數馬之賞歲有選轄之勳無何卽眞司勳[illegible]
矣然公思報所受適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
六十有二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於洛陽之崇
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
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一月乙酉合葬於偃師
之某原郝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乏瑕玷之樂並取邢山
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旻泣血苫塊哀纏於遠日勤銘金
石義協於當時假以斯文爲之實錄其詞曰有周之裔
君海之沂緒業惟永德音罔遺貽厥謀翼俾其翰飛豈
哉世祀亦曰家肥一其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克

龍會集作魯非史學匪爲人義卽在已施於有政譽之[illegible]
其二雉馴宰邑膺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蹊太[illegible]
厥庸乃舊今也則亡天不可問其三神欺永年禮先[illegible]
合如防墓開比滕室鶴弔人悲龜言地吉篆石泉[illegible]
山相畢其四文苑英華

唐常衮贊善大夫李君墓誌銘

武士立德我咎繇謨之太極至道我老氏明之[illegible]
縣令聞長世盛衣冠於鄉族傳譽彌於蔡社西涼[illegible]
鄢之謚後魏有姑臧之封祚於我唐親則同姓[illegible]
顯魁於八倫婚姻所鄉齊其大也劑會所挂滕其長[illegible]

君諱某字某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元道皇朝□□

府十八學士給事中銀青光祿大夫常州刺史祖正□

皇太子舍人父犯肅宗廟諱皇膳部郎中淄州刺史贈

章侍從給事黃門官品第三使符至五軍坊司某□□

殿柱題其名氏並以博學偉才歷位中外譪然聲□□

於家邦公體元精之和得大雅之正入出孝悌而□

如也恭儉寡過學如不及起討書之廢疾通古今之□

注以五經高第冠名大學而四方諸儒多所質疑是□

也元宗在上天下大同分王宗支以崇藩屏高選僚□

必極時俊非阮渾純粹鄭袤鑒識徐幹之恬淡寡欲□

衡之射策甲科則何以處畏慎之地當敬愛之禮故命
公參陝王忠王義王棣王四府藩佐雖天人帝子不出
於清禁而井賦田租必揔於朱邸公守以廉介謹均節
用用或有差終不奉教春秋匪懈夙夜在公行之維艱
不易其操何止擧小山之桂虛望神仙對西園之月空
疲讌賞而已開元中御史大夫李尚隱按察東都大舉
黜陟表公清白尤異特拜朝散大夫尋除右衛率府左
郎將遷太子右贊善贊三善之德周禮其難將四率之
府晉朝所重風流名士文武兼才輝映崇賢講清[illegible]
素懷止足亟請歸閑至於暮年終不得謝嗚呼遺[illegible]

屈身屈何傷以天寶廿四載正月十七日終於東京崇政里之私第享年若干永泰元年二月皇帝以肅宗潛僚清節明著家臣秋實在先志而不忘中尉夜拜嘆流年之巳逝又以子列憲臣光我多士詔贈曹州刺史旌有德也夫人滎陽鄭氏明粹柔閑配於君子孝敬感於冬鯉勤儉彰於夜螢先公而終其引蓋殯有子二人長曰滎終潤州司功次曰挺前監察御史繼夫人滎陽縣鄭氏輔佐之道宜其家人均養之德愛猶巳出有男曰慶前越州參軍從夫穫宥城之邑隨子述東征之賦江海悠然徒歌來哭以大歷三年五月日葬我濟東守於

偃師縣東姑藏公之塋次蓋二夫人祔焉挺慶等性與純孝幼承訓獎蒸蒸孺慕合葬於防海變山飛銘石不泯詞曰

我之始祖自高邱兮繼有賢王霸涼州兮冕紱班然乃公侯兮周之姬姓漢之劉兮卓哉濟陰廣前修兮博文擢質能剛柔兮羽陵遺簡詞如流兮介幘單衣從梁遊兮儲宮端士侍銅樓兮長水校尉鳴鏑騶兮方期告歸得歸休兮誰謂生涯忽若浮兮先朝宮臣聖眷留兮遣令藩守詔書優兮穀也飼子難也收兮合祔黃泉于靈秋兮唐文粹

唐君前處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吳縣南尉父元哲是盧州愼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諱審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歲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屏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各物加庶人一等壹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

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二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窆

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廢飾哉具時不練與前夫

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雜之太

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

知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達首戾

心嗚呼流蕩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

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天之厚從天之和運陰教之

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葬

日助生子適切丁　歷　曰某　闕　故朝議大夫兖州司馬次曰

并紀韓遺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導歷開封尉崇

還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
期濟王府録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軍嗚
呼其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
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
或不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
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秩石尉曰適會稽賀撝卒常熟主簿
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家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
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內宗外宗寖以
踈濶者或元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杜氏之葬

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覩工部集

唐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

而尤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五言[illegible]
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淵遠指事言情自[illegible]
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戰爭之
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
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
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爲[illegible]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
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
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和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

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
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
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
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
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
束摸寫物象及樂府詩歌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
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

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何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痛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而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

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
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
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一曰宗武病不能葬沒命其
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事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
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
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illegible]
唐崔祐甫有唐東都留守銀青光祿大夫檢禮部尚[illegible]
知省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公贈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樂安蔣府君墓誌銘并序

大歷十三年歲次戊午九月七日汝南公薨於[illegible]善里第蓋疾亟不敢沒於居官之禁省理合歸予私室啟手足歸全而終道也其月之仲旬天子命臣許南臣獻之信臣渙渡於東都心焯焉爾往持布帛之賻弔之[illegible]孤嗚呼其恤哉冬十月臣許南將命至洛陽弔其孫以通家之舊敬受託而叙曰繼文武之功造周室者其推周公乎封於蔣者周公之祚胤也故春秋傳曰魯爲蔣邢凡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然則蔣侯其伯禽之弟乎其後失邢以所封爲氏仁賢繼軌書於方冊其在漢也詡越君賓之風琬賡孔明之政在吳則欽以清節著在

魏貞濟以直道聞公之曾祖某建安令王父繪鄭州司兵參軍德優位薄爲仁由已烈考挺廷刺史贈揚州大都督學深志亮效績於時府君字洪源即揚州第三子也天孕粹氣岳降元神陰陽寒暑之度周文質剛柔之體具焯見儒行深入道源其少也專業詞藻年廿進士登科歷孝敬廟承扶溝尉左金吾倉曹河南尉右補闕河南府司録司議郎攷功吏部二員外郎吏部郎中鴻臚太府二少卿判東戸司農事給事中温州刺史延王府司馬吏部郎中給事中太常少卿光祿卿右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左丞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

[illegible]閣軍使檢校刑部尚書兼鴻臚卿檢校禮部尚書
知省事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命典東都貢舉
兼知東都兵吏部選事享年八十有七制贈太子太師
著文策十卷行於世元宗封泰山公獻賦頌對策上第
故有金吾之授洎丁延州府君憂廬於墓側負土植栢
以毀聞服除有補袞之命諫不時修玄道觀其言甚切
旨三爲選部郎仕流伏其清慎爲鴻臚少卿詔送日本
國使夷人以其珍貨盈篚爲私贈公惟受錢紙一張
塞其意而已復題書而于之當代許其廉也頃祿山肆
逆連陷二京公力屈見威心存奉上蒙塵之所封章羣

逵故事平而朝廷嘉尙焉在華州有憸人爲別駕倚廻
天轉日之勢恣睢橫猾前政莫知禁禦公莊以涖之俾
其惕息權臣議於州境興屯田公以地狹人勞興之非
利抗言拒之權臣復諫召公還朝而後郷屯卒無功而
罷時人服其明且正也其居官也屬兩河稱兵東夏震
撓歲周之地天下劇危公持重愼固穩如山岳都人賴
以底寧公與兄尙書左丞贈刑部尙書洌少以文行齊
名自舉秀登科出入淸貫二難比翼聯曜於時及公參
左丞刑部已歿公踐昆之位視事之日嗚咽流涕賓寮
爲之慘惻允矣哉孝弟忠信謀哲肅乂全德之人[illegible]

壽且貴宜哉惜其不登台階翊贊明主粱木斯壞邦人
氣索以其年十一月十八日祔葬於偃師縣亳原提[illegible]
府君塋薄其器用無藏金玉皆公志也子鉢右補闕鐵
太祝自括髮及覩窆克薦焉有濬沖長輿之盛君子曰
汝南公有後銘曰
詩人頌仲山甫之德柔惠且直孔氏之門人論夫子曰
溫良恭儉讓猗歟太師蹈茲八者邦家之望分正之重
常伯之尊優優有德保此黎元上台虛位礪檝攸存如
何昊天撤國長垣人間之棄紉纏翩翩大耋之嗟流景
遂晉洛水圓石封茲亳原 本集

唐韓愈考功員外郎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一其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䕫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䕫皐者偕故云爾或曰䕫嘗爲相世謂相䕫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棲筠由工部侍郞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畫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illegible]

婁嬉遊未有拾所爲爲人意旣起從大夫天下未加君
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
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從爲太常博士監察御
史河南府司錄攷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遺德君歿訓子女得
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
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
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
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
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

畢且吾之生也後不與爾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愧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會而起其進退不愧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文公集

唐韓愈唐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尉少卿貝刑盧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構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炕爲盧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埛家破時埛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埛既至長安宏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埛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

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潁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奏廣平之
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
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
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掌
俟來吾濟矣雖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俟固如
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旣卒家
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同官與相識者專之娶清河張
氏生男四人曰鎬鋌錄銳女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
邱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
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書權人
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
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勿傷其穴
奠墳韓文公集

唐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
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
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
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泯泯敢
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

常存所以蓋覆其遺亂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
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
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
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
哭弔辭遂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宜之祖
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
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
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
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
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

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𣑽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號順泗州刺史父詠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韓文公集

唐韓愈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房故爲宦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元宗肅宗名聲溢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元靜尙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

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猶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同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

南綫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尹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盡得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䙡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韓文公集

唐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

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亂生皇考諱叔
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
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進士登第
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
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
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
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
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
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賓生於時公舅袁高
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 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

一舉成名而東過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始
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覘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
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
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
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
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愚姧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
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
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

羣庠犨常進士水部員外郎頭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
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
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犨亦進士以御史佐淄
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學文能謹謹
致孝述先之志出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
子三人僉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
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
後異致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緒嘗逃閔服于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
相嬰擬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逷遥厥緒夫子

是惑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韓文公集

唐韓愈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仲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巷閭間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出

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
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
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
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
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
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
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
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覆其罪
公嘆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
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偪冕羞

病且死不得已與釋之晁亞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支□□
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
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
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
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
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
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
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
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
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

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尙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賓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佈成之公食廟祀韓文公集

唐李翺兵部侍郎贈工部尙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廷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
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
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曩奏其
材詔即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
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
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大人憂再期服除權
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
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
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
有誠有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

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
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
相剥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
火焚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畧以疏言憲宗
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鎛遂斥
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
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九卷
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穎州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
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嵩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
攷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敘澄覺洲江[illegible]

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許前進士崔摶摶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奏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翺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生平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及十二日爾公果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

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公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聃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
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
因家以及於唐神堯光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諍五本成
盧放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絅
慶叢於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
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悟以
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李文公集）

唐李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公墓誌

公諱某字盧符宣州刺史元慶（集作度）之曾孫著作郎暨

少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
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為馬孺子為之著神
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為懷州參軍充四
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二府累試
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黜陟使裴伯言謂公堪為諫官
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參謀召為太子
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身作于）海東復命授興
元少尹入為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又加
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巳酉寢疾卒公博覽多
藝奕碁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祗以纂錄自樂為

事撰歷代紀録類史鳳池録纂寶折桂録新羅紀行將
相別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秘
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
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終三十餘年矣有子七人曰
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
同曰文約讀書著文有名於進士塲曰文輿曰溪郎皆
恭守家法女五人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襄
以明年二月祔葬於偃師從先塋謂鄴嘗從於史氏之
列來請爲誌　文苑英華

唐杜牧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下友邢渙思諱羣牧太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佽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幬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爲顯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集作譏）以一詞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口若不圖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

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令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漁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牧且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詔以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漁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牧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漁思出大喜曰漁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漁思罷處州授歙州牧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二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急於束縛黥吏究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牧曰邢

君去緡雲曰稚老泣送於路用是術也復問閑曰何爲
曰時飲酒高歌極歡牧曰邪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
是以不用槃槃集作繁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
何曰嗜彘肉日再食牧凡三致嘗書曰本草言是肉能
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漁恩正握
管兩手反去背仆於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發舟東
下次於睢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爲官俸
錢事骨肉親友緣緣集作隨手皆盡盡壯未期病病未期死
今病必死未死得生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
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

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録殿中侍御史戸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戸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代劉積爲制使使鎮魏科集作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鉌撫忠及上黨三面征帥大中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以西漢字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元孫顒因居河間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軍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萬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官錄

麟臺郎仲集作中畢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令待封

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

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

四男曰懌愔集作惜溫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偃

師縣某鄉某里某原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於柩

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登刺史才能溫

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

能窮如集作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攷誰爲聖魁孔不能

寃無可柰何付之以命曰如命何樊川集

唐穆員秘書監致仕穆元堂誌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棄養於東都歸義里私第適寢明年四月嗣子贊洎質員賞奉遷靈座祔會王父母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質等惟刻石識墓非周孔之訓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平素貽簡幽明假詞他人不足以厭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魏宜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爲洛陽人奕葉王公與魏終五代祖僊

皇朝殷州安陽令贈刺史太常卿高祖宏遠水部員外郎曾祖固禮秘書郎祖思恭穆州録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贈同州刺史自宜都至殷州以淳粹之氣相遺自殷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允嗜究天人之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爲王者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迹禎祥性得於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溥博閎厚用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是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厲高節終全盛德宣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

也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乎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周乎萬物而不極於莅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天實中一命景城郡鹽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三紀郡政二介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負海之富屬城之乘一作衆使其黨曰劉道元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首倡大義梟道元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駮史思明統衆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之才使騎將特齎通好公立斬其使以狥於邑且封其書於郡郡佐適

恐且虞思明之見譽也趣公罷攝公嘗佐熙陝使燕[illegible]
郡與平原守顏公眞卿陰圖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謀
至是審遣家僮以手疏詣顏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爲衛
君乎六字而已顏公執書感泣即日以軍師之禮致公
公之許顏公也以長子屬於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
人之祀吾無累也既而從顏公登埤誓衆以必死與之
援絕孤城公志愈厲顏公麾下有非公所制者伺公請
沐中夜追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拔他日顏公詣行
在所自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巳之咎肅宗嗟嘆以
璽書徵公且謂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旣

至會顏公以言事忤旨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官
史府尚書省分王命於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帥遇勲
侍寵乘國艱危自以不叛爲文靡顧文法公以至誠裕
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徵令者相率加響元帥李
光弼將貳於上屢奸於公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曰宜
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
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爲
一二宰臣語之至於嘆息於時周鄭路塞東南貢賦之
有入漕江漢轉商山招擇文武全才以守襄口我於是
有專城連率之寄金印紫綬之寵詔書下日百城蕭然

清風先翔甘雨隨灑荆越吳蜀之富朞月傾之俄封
江與淮西對境厥帥董秦多畀腹心為其津戍拉甫旋
斷中流畏公明威拱手如梏舟檝上下如行其家萬里
來臻若赴於市部有藩[illegible]姻連勳臣致為貪狠靡所畏
畏公糺發贓罪暴之於朝目以聽朴懲其侮慢我於是
有再黜之咎勳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牽復臺省大
歷七年淮南旱和州以師旅後瘡痍深慎選良牧用膺
明命覩人如子理事如醫居一閱人忘其傷又一閱人
忘其化無何受代代者目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洎郎
日所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

存代宗震驚以爲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以徵發之弊杭於刺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知代者之指斐然歎將有爲歎贊守闘訟寃三歲閭徹降而御史郎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戸增數倍使者還報會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授舊唐書本傳作孝君之命楚劍不衡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埃塵其明如此宮坊養德優游卒歲[illegible]位宜以舉直錯枉或曰公卿缺員僉議[illegible]屬以[illegible]之望必集於公而前後宰政宰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坎公嘗自卜進退以深識爲[illegible]時[illegible]不時猶則非吾之進也至

於遐乎黙黙然有潜歸之志允謝病垂滿十旬而特議
從盧公望充塞不得已而起者三泚之亂公方杜門請
急出無車馬假乘於故人太子少師韋公倫棄家逃汙
出城信宿方詣乎所在而奔焉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
奉天興元之勤也大駕還宮百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
志矣移疾罷免東歸吾土陵疑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
仕遂公之志也攷槃於瀍洛之上卜勝於北山之陽良
辰暇日盡四時之賞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爲稼
穡以友愛爲塤篪十年春喟然手疏述麟德中高宗天
皇大帝詔問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爲家令賜諸子

諸婦人各一通賫等暨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
也是年秋違裕冬棄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
同稟至性有高世之德公幸太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
於祚明公之教育成人者高祖曾祖兄弟洎孤甥姪與
賫等所以感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姻
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室之
奥史精歷代之傳非聖人之教道則知而不言鍾譜及
三代損益以逮於國朝典故莫非成誦聞者退徵於卷
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語其世代蓋鄰子
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紀歷官二十五

政德義政事無非殊效且未嘗有如分之報而三黜一

免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口口合終不以生死異嚮背

王事歷佐權臣入於朋家之門雖周鄭交惡因質奪移

彼不我疑我不彼貳嘗宴居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

親也養志爲大吾之志也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枉

其道曰以三牲五鼎充吾庖非養也苟繼吾志或承患

難則義重於生宜從其重焉贊等祗荷嚴訓仕於天朝

贊以御史中丞貲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彊禦並罹

譴逐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賞

以監察御史叫帝閽解兄難迭遘困厄公申誡曰先王

之道洎爾友朋之識及吾異日之訓爾無虧焉教子者教之以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贊等承惟古人有欲養不待之痛公高尚不事侍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奇不自拯於不才不孝之分內乏擊鮮之獻外貽非疾之憂是以上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有不敢不能贊等伏念爲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則不敢負不肖不逮於義劣不能死荒不及文哀舉大端承閿鄉宅文苑英華

唐穆員秘書監穆公夫人裴氏元堂誌

員不天不死先公棄背始如先王制禮免喪五月太夫人

河東郡太夫人以貞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違養
不孝不滅以及龜筮遠期十月二十一日孤子贊洎賀
貝賞奉遷靈座自東都歸義里私第正寢歸於偃師首
陽山北原先公之居第三子貝伏念常稟慈訓撰述前
誌當時實聞不忍聞之命俾繼斯文不敢不茹血泣述
祖舉大畧裴氏自漢魏以還蓋爲天下著姓外族之於
本宗也若泉有源山有峰按圖按牒可明徵矣五代祖
諱鴻猷周易郡太守高祖諱客兒隋長平丞曾祖諱文
行皇朝并州石艾縣丞祖諱元度絳州絳縣令父諱翔
魏州朝城縣令世以懿德令名清風和氣昭穆授受宜

於家邪太夫人則朝城府君之季女也淳仁如天博厚如地精識如神中節如時少喪怙恃長於季母諸姑以孝友誠明俾見懿慈有天性之答所至家政輒聞我於未成人之年洎有行君子作配盛德移內則之美盡家人之義居上齊下視人以身主祭祀以心爲馨香事賓客以手集中饋先公尼於未濟困於屢空太夫人以樂道爲貴肥家爲富先公初仕河朔路難平原太夫人以勤儉成清白誠義佐名節先公出入崇貴間遂遷黜太夫人居常以天不假易自驚集作警處否以泰道自安先公直道高義不容於時剝落當年優遊晚暮太夫人諧

則以不磷不淄何憂何懼爲韋弦焉中則以不容何病
然後見君子爲塤篪焉終則以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爲
琴瑟焉先公孝以立家仁以合族太夫人輔佐之德達
於神明員伯姑元夫人高明純至不幸早孀太夫人就
養於堂服勤以力覩色先意主於無違伯姑嘗顧小子
同氣曰自吾歸爾家安爾母也自忘孤寡自忘長老嘻
嘻然如未笄之初承歡於父母之前夜夢吾先君則爲
爾父夜夢吾先夫人則爲爾母豈爾父母乃吾宿世之
父母乎不然何迷我心靈發於夢寐者三十年如此中
外孤幼以先公之祿爲待哺待絮者其來如歸太夫人

所以衣服飲食之蓋有竭無倦有不足無不均有孤孥老幼之先無親疎厚薄之別若乃甥姪羣從之衆賢愚恭狠之差太夫人用不慍不稜不欺不伐積爲至德以嫗煦之不違貞心而曲順其理不越中制而各厚其宜是故寖我無私有常之化者歸我懷我如服天地豈無悛戾之性多言之口不忍以造次幽昧遷焉員三從叔寂感太夫人少長子愛之慈以爲生成罔極之重及壯納室則先請於女氏之介曰吾嫂吾母也苟能服事我姑則爲某妻不者則否女氏許諾然後贄幣行焉太夫人自癲早孤終鮮兄弟惟周公蓋祔仲尼合葬之事咨

於先公曰絳雖故鄉世爲喬木洛澗中土首陽家山會[illegible]

將奉先人於北原卜隣舅姑吾懼公存沒之志也命[illegible]

子行之本族洞落蒸嘗殆曠鞠孤兒子以涕泣教之使

學古入官承家主祭乃至宗從之祀興廢繼絕緊太夫

人是賴者非一先公享懸車之榮太夫人受偕老之福

河洛安宅京師就養板輿所至譏[illegible]相從旬朔獻壽子

孫成列歲時稱慶冠蓋盈門當時上　族以爲榮羨曉年

學道於聖善寺法凝大師所授方任　十等則家政也惡

辱慈悲則素行也眞如正覺則天性　也皆異積舊習彼

於德施盡大師之法吾無得焉贊筮　九事守官世道多

故太夫人以爲苟不虧先王先公之則義在不辱是爲無忝未始見責而姑勉之祿俸供養不給於家之經費太夫人每顧念有一饑一寒者則爲之不飫不煖其遇窮獨無告不獲其所輙必體以之不康是以甘旨輕鮮之獻未嘗以尊高自異常有汲汲不足之患而不患焉初太夫人之從先公也公方褐衣家無數口太夫人以繁祉元福阜興德門男女爲人父母爲人大父母爲人師者七第二女故安國寺尼嘗爲人師內外家洎賈孫四十有三食先公洎諸子之祿者五十二政主者主祿者五十二家壽七十四封河東縣君先公故也河東郡太夫人贈邑

以鄉郡叔封爲妻爲母論者以乘命斯貴同時難之然
天下公議稱先公位不稱德雅知繼哀者亦謂贊等命不
偁時而太夫人五福百壽之徵蓋上固有所不充下有所
未極贊質員賞皆自痛欲養欲報各弔孤其分號天訴天
天不我聞伏念昔惟荼毒備承至誠欲以爲殺身無違揚
名有補忍死爲重徇情則輕煢獨一作苟至不敢自爲
謹哀纂至德寮行之可傳者勒之貞石以永厚地嗚呼
蒼天唐文粹

唐揚員河南兵曹元公墓誌銘

公諱盛字某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十二代孫皇金

紫光祿大夫司膳卿汝陽公善應之曾孫集州司馬崇敏之孫處士履清之季子生五十有五年官歷憲府法寺宰邑掾京者十政以貞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卒於東都綏福里第十月四日孀妻孤女奉喪歸葬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嗚呼哀哉公忠謇於事上孝終於報親許與諾者於氣類其涖官也剛決堅利致用如金易入之所難敢人之所畏累佐戎府獨步神州肅肅猶儀方漸於陸何年官階半而不知者命廼焉初處士府君之逝也公二兄孟幼仲嬰公方孕太夫人則我伯姑來歸於我惟是內外同氣兄無常弟弟無常兄入學過庭聽

夫人京兆韋氏孝未亡孤孫走逃鋒刃保朝夕之命
遑而踰月之禮蓋闕乃亦其所殯焉我慈親念羇魂之
靡託者必不忘痛永言以葬與大事俱世道多故坎壈
未集嗣子佐餘力能學色章而文仕潤州參軍杭州司
田趙在東南討之辟及夫人後元年棄養於潤州官舍
將謀同穴蓋時趣道遼如佐之不至且俟佐焉然則夫
人之家聲美行謙讓於來者之誌銘曰
嗚呼沒而無知也盡于慈親之情成爾孝子之志而已
矣如有知也父母與子相見泉隧其樂融融其樂洩洩
彼美家室昔如琴瑟他年令嗣祔元堂使我長夜覩白

曰文苑英華

宋范祖禹朱給事墓誌銘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宋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修武令邑有餘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畝埴菑令宅邑歛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答二人兩[illegible]

行三紀既而從官方姻與門盛倂早落公終養焉嗚呼
我伯姑深仁加天高行儕古昔有三子今無一孫悠悠
彼蒼與善焉在仁人之祀奄焉絕諸夫人河東柳氏從
公致養奉公歸祔存歿成公之志賢乎哉女子藐爾季
葬哭然主奠聞者悲之公方大漸以凝避之銘見託銜
以爲報哀而不文銘曰
歸全舊域列侍先人有知當樂無知返眞文苑英華

唐穆員裴處士墓誌

唐貞元四年春正月日冥太夫人惟杜氏西階之事命長
子贄咨於家君習於卜筮展孝思於罔極抒孔懷於同

氣躬備如新之虔物泊二一日二人之具授從父之弟奏
滑舟於河啟殯於淇二月癸巳舅氏奉我外王父朝城
府君王母豐縣君劉氏殯伯舅之喪至自衛先是卜兆
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壬寅遷朝城豐君歸於貞宅伯
舅祔焉伯舅諱浩字某皇朝并州石艾之縣丞文行曾孫
絳縣令元度孫魏州朝城令翔之第二子也孝弟篤實
可移於事君肅恭信順可施於有政行成於進而名未
之歸學優於用而祿未之及天寶末天下亂藏於衛州
之別墅昏氛四塞豺虎狺狺行無所從退迫巠噬殷憂
不壽發疾而終時至德二年二月二日春秋三十有五

時足以想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臣少學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大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

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
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
論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
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
啟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
錫士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
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
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濡祀河北饑遣公
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
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

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
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
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
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
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
丑寢以疾卒於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
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
間言爲人端方厚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
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
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給粟五

月而止民無菜色在鄰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
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
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薦爾拜不能興憂民之心
職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
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
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
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
善如避水火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
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湖
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于吳氏鄞士

韓燦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循師里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挨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愼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强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則史愈久而光新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范太史集）

宋李籲劉博士墓誌銘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

嚴叟左正言朱光庭又皆言通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太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疾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齓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

君所援有本末所與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徇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温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易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須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

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
終其去遂不箠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
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檄請改之不
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德君
乃以公事罣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
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
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槪可見惜乎朝廷方知而用
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
博是可傷也已歿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葬
喪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

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雖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瞀悶時正心端坐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尙以例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飭手足自盥頮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類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郎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淳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逐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曰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明張其平湖廣衡州太守六一蘭公墓銘

邵之陽可以埋君骨而不可以埋君之耿光君之靈爲蒙公竹爲召伯棠爲疾風勁草爲紫電清霜事業一生了姓字萬古揚後之作者其仰止於斯而有所景行

明王鐸隱君愼省與公及元配李孺人墓銘

龍不天飛而泥蟠公之斂[illegible]遁其奇也鳳彩九苞而輝五色公之才殊擅其尤也[illegible]之芳而裕蘭桂之瑞公之家秉洵式昭其盛也[illegible]以承乾懋鴻光之令德室家之壼也宜爾子孫繩繩[illegible]後也於都哉佳城之曉秀只其藏也悠而吉

國朝薦捷達贈戶科左給事中[illegible]墓銘

身可隱也而道不可隱也惟潛惟伏幽而彌馨也胥可藏也而德不可藏也斯邱斯傲久而彌光也不奮而貴不富而榮不耀而章不殖而崇於惟我公其不愧千古

之眞儒而無愧於此銘

國朝閻廷謨贈國子監助教張孝揚墓銘

厚積深蓄文斯豐矣而亦未始嗇於遇亢宗振闕嗣斯
長矣而亦未始短於齡高山其崩修柏其柯中有幽宅
萬古峩峩神保艾爾受福孔多

國朝李天馥吏科都給事中東崖藺公墓銘

江海其才風霜其節偉彼台垣爲天喉舌抗疏而進扱
劾而歸守道知幾舍公其誰牛眠伊何北邙之麓山水
竦峙松楸菁鬱振振繩繩承綏後祿

後周□中孚緱氏縣勑留少姨廟碑記

宗周嗣位之二業也命受神宗德符昊穹寢彼武功復
乎淨風皇教徧於遐邇輦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逢巫
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
鈞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彭城
劉君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彝名家
台衡令族育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潤之高
其才以文之隆其禮以飭之敦其信以成之製錦爲郎
立事於文昌宮裹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洎以清
白不吝權政猜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以自還諒州
縣之徒勞實鋼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騄之足淹祉稷

之才也先蒞伊陽歲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度
敷德意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惸黎示好惡以平獄訟
下車而民受其賜莅事而吏服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
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乾乾萬幾孜孜庶政憫下
民之罹虐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聽
明正直以福及民者則可以受享崇禋或妖回魑魅以
禍殉人者則可以特加剪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
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啟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
神道靈應備於嵩少二室及本廟碑表載之矣斯不復
贅又有濟瀆神宇一所祠之焉誠彩粧之行宮復舊篤

之別館欒櫨穹崇而特起丹雘照灼以相鮮杳邃虹梁
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倚天立之形風來而蕙帳
香生雨至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迥跨神皐輪焉奐焉
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赫遐望之者敬由是興
祈之者福由是積稻粱黍稷春秋而遂有時羞絲竹陶
匏庭階而遠陳商角是歲四時序風雨順土植暢田疇
開人獲囷皁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
猗歟人之禱既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
達於上上以留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壞弗加等靈
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俱闢獲承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

恩驄特牲而可進圖夫層構任達意以類移邑人牛敬賓等欲示後生宜刊貞石乃爲見記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强濡王粲之毫豈敢繁言庶存實錄

宋張挺浮邱公廟靈泉記（政和四年五月）

嵩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太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受道於浮邱公公接仙去距山不遠遺冢具存民俗呼爲浮邱藏劍之所即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道膏更爲立廟里民歲時以祀祈報建政和三年夏六月有泉出庭下澄澈如鑑醴甘過飴味甚清流人初易之歲

鷗鳧泳者輒死衆乃驚悟始議為功德福水病者請禱
飲之輒愈於是相與謀鑿以文甃疏為方沼藻飾方甓
祇響雲來洪惟承安授邑峯自 大宋聖祖弓劍所閟而
巖高之嶽作鎮中土介邑之間眞仙所宅靈顯聿出宜
有福澤惠施於民稽攷傳紀實國之祥比年而來朝
廷清明百度修舉綜名覈實禮制樂成海晏河清芝禾
並秀木石薦祉元善奇功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由皇
天眷祐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顧不偉歟爾鄉
學之士競為詞章揄揚盛事備諸[illegible]詩以薦清廟賡[illegible]
時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昔人之碑載挺雖不亦

承之州縣睹茲嘉會歌詠聖德刻　一子之職敢以菲陋
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嵩山之陽複嶺重岡山維緱氏作　頻其旁蒸爲卿雲舒
成景光御聖之宅其神無方在昔　帝子系自周王浮邱
挹袖絳闕扶將夜月吹笙乘雲　帝鄉鶴馭莫返風跧松
篁遺宮廟食寶劍珍藏後千餘年　醴泉其唐蠲痾療疾
起痼愈厄惟神之惠表國之祥　帝德廣運修明馨香地
不愛寶天錫會昌年穀順成降福穰穰本支百世萬壽
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長小臣作頌德音不忘

金元好問御史程君墓碑并銘　中統七年七月建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洛陽元魏遷南河豪右實雲
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義鄉人
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姻喪葬不能給者亦助力焉父
德元自少飲食儉約嘗與衆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
後以君貴封爲少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
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孝友仁讓有古君子之風以六
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判官次曰甫由武弁起家官懷
遠大將軍行軍副統制君其第三子也天資嚴毅雖所
親不敢以非禮犯之總角時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
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郎太和中年

及壯授臨洮府司隸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選西路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塡糧草壽擢王綱榜詞賦進士乙科授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宰相知其可用特拔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選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勿擾使得盡厥力尹諾之旣蒞任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一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矣使者不能寬一日程邢民事衆集進

之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運糧亦如期而辦行院乃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憲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莅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言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賄賂妄進退官吏縱容奴隸侵漁小民名爲和市實爲脅取諸所丞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震敢言如是他御史不當如是耶且降嚴

綸切責荆王出內府僦錢以償物備勅司馬杖大奴之不
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爲之斂手東方歲饑饉盜賊蠭起
特旨以君攝治中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
萬碩賑徐邳君經畫鋪陂道十里一置驛羅弓矢以防寇
盜具斧斤以完器用供給藥餌以起疾病歡助藉以通留
滯葦運相仍如出雜出府之上饑民避來庇所以爲貸爲
糴爲賑贍計度肥瘠無忝一失其常州民請於京東帥司
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我民帥司奏君爲行部官詔再往
徐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女民徐璋捏搆飛語訟
君於臺諸相知其誣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嬪直君

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前太子領樞密院事遣醫
藥王子玉諭旨推問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
職有辠無辠勿爲留難已而譚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
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諷大理寺御史言天
下事所在皆部民孰爲執之君用是竟罷官君泰然自
處殊無已仕之慍聚書誦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
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
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少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
先君殁子一人思溫舉進士四弟皆補君廕頤監西赤
場晉監楨州稅務恒監緱氏酒務外宣授招撫使以是

年十月二十有七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官庄里少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爲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朝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强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信眉高談亦可以無愧於天下矣何何恨耶乃爲之銘曰

世士賣直見財而慄罪夫媕婀與皃同波犯父子之至難號嗷訐而不嗟橫潰我障剛捭我訶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郭目之戈古有之和豈不忠忠而不和彼容

眷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書之銘永世不磨 元遺山集

元宗湜重修宣聖廟記

商有三亳昔成湯所都西亳之地今爲河南屬邑蓋武王伐紂築城於此息偃戎師後置縣事因名曰偃師自昔文物爲盛舊有廟學巋然奈歲滋久未免爲風雨所敝延祐丙辰秋八月東里賈侯源甫來尹是邑下車之初恭謁先聖廟周視堂宇榱桷腐撓懼弗稱崇尚顧謂僚屬曰仰惟吾夫子有功德於民萬世王祀報其本宜忝艾也況聖天子軫念元元思賢求治興學校設科舉

作養人才以厚風教將俾日月所暨宣布德澤者乎於是自達魯花赤名哈荅兒進義主簿李將仕相與從事者割俸金鳩材庀工經費物色以足之好事者劉時童其役經始於延祐丁巳正月壬寅曰殿曰廡曰門缺者補之漏者完之摧者易之漫漶者飾之以楹計之十有六創建講堂東西二齋以楹計之有九兩廡中七十子繪像具焉落成於三月甲辰內樹佳木外繚崇墉作櫺星門以臨通衢廟貌儼雅煥然一新湜也承乏學職請記始末文諸石湜固不得而辭也初侯之營度也役不煩民勞於皁隸非明敏過人之才曷克爾哉侯之政績

惠愛洽於人心百姓歌舞之蓋治化之所及也學校乃
王政所先風化本源人材所自出之地所讀者聖賢之
書所守者綱常倫理推之天下無不和且平非雕章繪句
之流闘靡誇多希世取寵為事者稍不深祖吾聖賢詩
書禮樂之教萬理一不根於心見利忘義非吾所謂學也
是邦也先有緱山先生致政居鄉里學者從之游薰其
德而才雋者較之他邦未嘗不以為稱首侯又能張大
之將見西亳風俗之美聞於天下者侯激勸之有方而
誰與歸

元陳思忠偃師伯王輔嗣墓碑記 元統甲戌十月

儀封時公希顏假令偃師之明年治政事新百廢具舉暇日詢境內前賢塋域雖遺蹟可攷而莫能確指其實惟邑城東距三里有塚巍而大眉其上南一百餘步當道途北故石表在焉已顛仆斷鈌辨其文乃識其爲王輔嗣先生墓乃大金忠顯校尉行河南府偃師縣主簿兼尉鮮于淵所立時明皇四年八月望日也公覩之懼又漫滅即謀諸僚宗易貞珉勒示悠遠監縣唐元反判簿和尚典籤董應琪同聲慫慂不日而成之先生諱弼輔嗣其字也初與鍾會並知名好論儒道才辭辨逸家於山陽因何晏薦爲尚書郎正始時名流咸異其精達年二十

四卒嘗註老子尤專易經字列彖象立訓詁探微索隱文之旨幽遠其書顯行於世邑界是封偃師伯從祀夫子廟今時公復刊著姓字標其垂隴俾世景行先哲者知所聳敬云

明李瀚伊尹墓碑陰記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挺立乎兩間遯世無悶出而有爲才德足以開國成務致君澤民匡輔嗣君弗墜厥緒所謂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萬世開太平者其惟阿衡伊尹乎嗚呼尹雖已往表而出之名鏤玉牒道載於經固無容贅辭也然而塋域歷世踰久不表無存入有

罕能知者在所表而出之偃師縣爲今河南府之屬邑邑西十里曰尸鄉伊尹墓在焉按書商立政三亳史記正義曰偃師縣西南五里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卽故太甲處也寰宇記云湯都南亳在宋州穀城縣今廢按宋州卽今歸德州今有穀熟店皇甫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今之寧陵縣有葛鄉睢州攷城縣有北亳城是爲北亳師古曰皇甫之說不經愚按寰宇記所云與謐之說亦皆有理然以書攷之盤庚自耿復遷於亳作書有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鄭氏曰偃師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北依邙山故曰適於山也且商人屢遷

九十而都凡五遷皆由河決之患今歸睢之地雖有三
亳皆平地迥野有河無山盤庚未必欲復遷於彼則湯
放桀之後定都西亳明矣又按圖志云伊尹既沒沃丁
以三公禮葬於西亳西北十里今云去田橫墓二百步
愚因公由偃師過孟津道經墓下詢諸鄉老里有王文
者諗曰文自父祖居尸鄉識此爲伊尹墓國初鄉先生
程彥魯輩攷實載之圖經蓋文仕國朝二十餘年今以
老謝政歸誠不妄人也且墓西有田橫塚相去僅二百
步徵諸此而益信嗚呼人之生而有死譬猶旦之有夜
也尹以事君之誠發爲事業炳若日星充塞宇宙不隨

時而化不易世而泯雖一抔之土百世之下猶使人郁之若泰山然豈人力所能致哉蓋大公至正之心有以啟夫天理民彝故也刻先聖先賢陵墓載籍漫滅爰立貞珉鍥著姓氏且勒其事於筆俾後人知所敬慕云

□□□重修文廟記

偃師縣有先聖廟久矣然國初至於今蓋有百餘年其廟與學不能無壞壞則輒有重修焉比年以來又且壞蕪邑張侯適來知縣事始謁廟即環視興嘆以重修爲已任第筮仕政未洽於上下庶事未遑克舉越數年政洽民和且歲豐乃謀諸僚佐高全等及師生耆老舉其

事以乎有斯文之舊預走書請記而謹卜成化庚子九月之吉起工始先聖廟而後學宮亦次第宜也材善工良民樂趨事越明年二月廟成自大成殿而下東西二廡櫺星并戟二門文昌祠以及齋房廬舍皆煥然一新張侯以是月吉日率僚佐師生方將有事於學而當道者薦其才堪京任徵書且至矣乎惟古者列國各有學以釋奠先聖先儒各以其國之産乃合祭於鄰國所謂先聖先儒者無定名自唐而下始以孔子為先聖顏會而下為先儒及我明統一海宇設學徧於天下而釋奠先聖遂定祀孔子焉蓋孔子生春秋時雖未嘗一得志

天下然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之道悉在焉道之所在政教之所由行剛常之所由立是故萬世後上而朝廷下至於一郡一邑凡有與乎政教綱常之責者不可一日而或違也張侯初試爲縣能首以釋奠之廟可謂知所先務矣而偃師古都會地歷漢唐宋多名流宋有若朱公掞李端伯者尤得伊洛之傳其流風緒言具在夫使後之學者瞻禮新廟之餘能因之感發興起以窺夫子之門墻而上泝堯舜以來所傳之道俾眞有所得異日人材輩出爲名卿爲鉅儒仰贊我國家之政教則是舉也不爲小補矣乃若區區從事藝文之末徒志

故事爲盡禮是豈設學立廟之初意哉張侯名貫字一之成化己未進士在偃師甫三載而其他政事可稱者尚多其請余蓋兼記學而獨爲之紀實特據其已成者言也使繼張侯而令余邑者能成張侯之志併其學而新焉予更當濡筆爲記之

王晁修城禦寇記

偃師古西亳之地周武除受息兵於此迄今沿襲名縣伊洛環於南邙山峙其後東邇成臯之險西連函谷之固有城既圮且夷正德庚午羣盜猖獗起直隸山東入江淮以及河南凡城所不完者皆陷河南僉憲翟公諱

敬字某山西猗氏者姓由名進士出守直隸大倉州憲覈藏民民建生祠至今頌之以績書最遷今職又能擿所蘊以扶持風紀肅清憲度凡所按歷鋤強扶弱興利起廢枯稿為之回春而鯨鱷狐狸不能肆其嗥舞也絳時寇擾切以城不完為懼寇不息為憂民不安為慮由巡郡邑凡城有所不完必躬率修之辛未秋按偃師視其城四圍圮夷殆甚乃面諭官屬覩畫以修築之制各愼事無怠而知縣朱璟縣丞劉傑主簿劉鑾典史雒有信欽若時命卽卜日與工而修築惟堅城高增故一丈厚增故丈餘池下廣深之數如之四門作弔橋以嚴啟

闔四隅起危樓以望內外仍委官積草儲糧練民兵修
器械以備自其年秋至冬訖工聞寇逼近明年正月元
日復援偃師登城相之以攷其完百務既庀猶慮中原
久平民有生長不識兵革者知悉寇情狡猾譎詐情狀
百端乃召官屬士民誠諭愷切相與設法指以防禦之
嚴催促負運磚石陳列兵械上城分守既而躬親點閘
叮嚀告戒必人齊勢振度寇出沒之態依樓之所語言
之詐力可以禦則敵勢利於守則守矧此地林木茂密
澗壑幽深四面山河之險萬一寇至亦不足憂也夫公
若此覩城事眞若家事覩邑民眞若赤子禦寇安民至

是可謂無遺策矣厥後春三月三日寇數萬餘騎自東鼓噪入偃師東南列營策馬鳴戈雖代相攻圍不能近城下官屬及民咸守公之訓相戒防禦晝夜不敢寧處人人奮武夫健將之態外攻愈急而內禦愈嚴如是者三日寇自作疑忌至四日中夜引去城得以不陷民得以保安非公之力安有今日休也當斯時公尋陞大卿去河南今者士民獲安思危感沐公德稱幸不已予叨教是庠亦與是事獲是休因屬予紀事義不可辭謹著顛末之實而鑱之貞珉俾後之慕功德頌賢者必知所自也正德九年甲戌仲秋吉日立

王鐸夏侯募習壯勇保城禦寇碑記

偃師舊無兵有之自我夏侯始夏侯治偃盟津移劇吾偃丁流氛煽揚致迷天紀秦晉蜀楚疆圉弗靖封豕孽狐引彊騎迅散若飛鳥止若長雲暴若豺狼疾若風雨由河北濟黃流躪陝虢嵩盧諸州縣暨南陽汝歸等處呼吸餘數介馬立至險不能守衆不能保老者殺少者戮擄人婦聲人財無貴無賤同爲枯骨齒骼塗野腥血流原勢之危窮實足寒心士人弄兵轉相剽略幸宋秉問爭揭竿以應賊致使中原之內狼口炳炫弧矢曰威侯奮然召父老子弟謂曰吾城兵疲不足使賊又最獗

痛民又素不知兵未投刃而兒先奪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有不棄而走者乎況賊以數十萬衆偷一旦臨城下鞭門一呼勢且氣靡奔竄鼠拱受屠爾等皆良民將見無噍類矣不早自樹立望援客兵遠莫致也況客兵之援不下於賊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亂何有定顧方略謂何耳忠義在人心奚慮不濟城中外健兒不下數十百萬若募習爲守備計於是下招募之令應時而得趫勇少年五千人差選而轉相屬領猱升虎乳躍熊貫鵠有張以奉王承禮張汝德鄭以敬其人長銛勁弩奮擊樂賊有劉應升張鳳麟秦國柱呂卻其人

營貴善堂殿後攻鋒者[illegible]德成闞崇德寵天衡史宗八參郭一文其人俱列籍簿銜以把總於以分隊而紀此五千人者甚詳也才氣雄武局幹偉壯有千總劉邦輔吳道昌梁進現泰時登臺弁升劉應壯王永仁胡大龍其對峙而申飭此五千人者又甚當也其教操號頭官有郭一元者慓鷙輕疾其[illegible]略官有吳道昌之沈毅剛果猶慮十羊九牧其意雖[illegible]雖有韓白孫吳不能振也於是有口口口者勇力過[illegible]人膽略出衆俾躬守備以統之務相制不相掣工食[illegible]既無碍措置既定遂申告曰猛馬不觸木獮狗不自[illegible]河雖聾蟲而不自陷況人乎

一夫不幸闔境罹殃推及身家肆情奸令其倘激憤用
壯脩惡罰盡赴旗鼓之[illegible]申強毅足犯死傷之地志定金
石信賞罰書吾且以[illegible]貝義勤勞以詳明去韙昧共濟
之[illegible]立産令自為同者[illegible]明越相救憂同者不結自親玩
[illegible]不圖[illegible]於壁壘衛營[illegible]穴水焰承烈火逆風撲燎權岸
[illegible]河知其華蟲極極之[illegible]不赴赴之羣奮袂而呼昂首而
而[illegible]義烈發心帆上死長之志慷慨感槩之氣
野在顏而月定六操經[illegible]更周客防範嚴整戒令深至紀
[illegible]嚴則統虎為侶鳥[illegible]詞陣首尾弛伸左右翼張鋒鏑
[illegible]嚴鏡應迴翔謀謨之寶山鎮河灌鼓聲之氣雲闘雷

戟戈同白日劍薄浮雲神武振耀嚴而有威毅義氣以貫虹發精誠而石開兕可截蛟可斷守可固戰可勝一可當百將鬼神無所逃遁豈蠢寇不足震懾者哉未幾流寇數萬狼奔豕突浸南山睥睨城闕伊洛之南氛霧蔽天我侯爰執枹鼓大誓於衆指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況謀可以掩著蔡變化可以持陰陽若稍鞘鈴錫狗風角智使驍謀勇使驍力奮升城之勇厲擊賊之氣威厲浮蕩乎其外情渾合乎其中霜刃交光疊鼓騰聲旗幟相望刀斗相聞乃偵乃守謹備無怠昆于郾師大入用律耀武河干揚威四境屹屹緱山靈滋

振湯湯伊雒川祇克從風聲氣鐵聾譁自遠赤眉偵邏
祿林詗避徹翳屏氛保全一方潛來輒去遯靈三次大
都侯平昔懸白日於百里推赤心於萬人樹恩結信險
器械備制變有方卜蚤圖豫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
君子以容民畜衆以言乎水伏於地兵伏於民當養民
而豫教之也侯眞得豫之義也哉恢宏大畧宜勒金石
衆且徵言於余予不佞遂以侯之置兵肄習勳昭捍衛
者僉次而付之爲記侯與晉陟大卿文武憲邦九邊烽
火悉賴嚴明茲亦徵露一班云其他文章政事修城備
壘塞崖紀鴻者不啻多多無容贅侯諱士騫號震白安

啟辛酉鄉進士山東秉之高密人時崇正九年十月

書曰

毓倬按碑在西郭外堤下大道傍風霜剝落字已多殘缺今移入學宮

國朝呂履恒平治嶲嶺口路碑記

聞之善有一蹴而就者有歷久而成者以功有大小事有難易維茲嶲嶺中有其缺古潁州之關塞實往來之通衢山徑崎嶇僅容行人之鱗次石磴峻磳莫濟輿馬之驅馳攷王制維月令有平治之文經千百餘年曾無人焉起而修理之者天意蓋留以俟叚子焉叚子名涓

邑山西澤州人也賈於汝邛客歲貿遷路經其地輙發善
念慨任厥修復有異夢焉寤覺今年春謀諸桼駕主人士
人糾合衆善李皆歡欣踴來從各任一職公同一心並立
簿券為問古蹟大衢父老先言其地遠而僻人由其小不
留其大亦多歷年所矣迺出囊興工於小嶺口石工
雲集力役輻輳効用者日不下三百餘人因其地勢隨
其高下擴狹隘平險阻者補坎窞工無停工日無廢日以
歷久難成之功甫及五閱月而一蹴告竣廻思二月動作
之吉期無多日也山徑之路蹊間今成履道之坦坦澗則
寸有餘丈長則五百餘丈外募僅百金有奇餘盡捐之

巴蘘至若嶺下店西之□趨殆與募嶺後先若成焉語

曰從善如登吾於良子信之矣云修橋補路眼見功德

陰隲綿遠奕世其昌歸之於良子良子不有歸諸衆善衆

善不居吾將以歸募嶺之靈則募嶺口稱之謂募靈曰

亦可余於政事暇閱家乘中有客請余言旬余即以所

請者畧叙其由勒諸貞珉非惟不朽亦以勸善是記康

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桂月上浣之吉

　毓倬按晋有賈芘姓□貝段姓金貿遷洛汝間初折閱

　後利頗贏計息其三□餘金輦以歸良晋富人例適

　項至二十餘年後不能償者即焚其原劑簿內亦創

其名至是段堅辭無此事范以年月子本相伴懇請主人反訝重賂騾投炯懷他意怒見辭色范悵惘無措又不肯沒入已嘗往來寧嶺坂道險峻行旅苦之廼請諸參駕店士民罄所還段姓金伐石鑿崖開五百餘丈成坦途仍歸美於段不鏞已名閱十數年前其子猶遣人查破處修補士民稱道不衰段姓正直固可嘉尙而范賈之不忘本不掠美尤有古義士風不可令其湮沒弗彰也廼附記之以風世焉

張元鉞重修畢氏先塋碑銘

畢氏自東平遷河南之偃師世有達人景公之治行

忠義公之大節平章公之相業歷歷著於史册
墓在景山之北原圖譜燦然守戶猶數十家其裔孫在
東南者繩繩振振至　國朝簪纓益盛裔孫今河南巡
撫大中丞公秋帆先生前開府西安時駐節塋下瞻拜
揭碑以表顯其地爲史姓雜處不便有所修治乾隆乙
巳移節中州綏輯撫循歲以大稔遹怵然曰某荷
天子恩寵來治於鄉賴先靈庇蔭幸無隕越而邱隴近
在咫尺原田湮佚蒸嘗缺如追覬之典未舉其曷以揚
國恩光泉壤於是出廉俸授邑令南皮湯君毓倬續以
周堧樹之松柏以四千餘緡易史姓地復祀田之舊建

飬祠三楹俾族姓奉祀事勤灑埽是役也公省衣縮食而爲之纖毫不以擾官民民大悅服丁未仲夏公閱兵東都遂以修謁祀之日積霖暄霽景物熙和籩豆几筵敬恪將事公瞻仰松楸潸然出涕邑民扶老挈幼環而觀者数千人皆感歎泣下尤鍼以是年冬裹餱邑乘得拜塋下周覽形勢枕嵩室挹邙垂伊洛內滎太行長河襟帶於外實具雄深勝槩於時邑士民相率而言曰天祐畢氏使其後賢振起南邦節鉞故土崇封展祀焜燿山川靈最遠公嘉謨嘉猷敷布十州以先人之靈福我桑梓德最厚修墓之舉不震我師而事蕆典最肅請爲文

勅諸碑以彰吾邑古今盛事昔魏鄭公墓至蓍而復之文潞公立先廟於洛陽請制度祭器前史稱之其事皆近在數世如公之公忠體國不私其身而水源木本感惕於中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尤前史所罕覯且忠義公効節於唐身食其報数十世後公復出應　昌期推誠宣力無忝厥祖茲之修墓教孝教忠知捐軀殉難之臣猶能荷異代光榮世世子孫感激奮勉其義至深且遠故不敢以弇陋辭謹順輿論民情樂觀厥成之意紀其實於石匪獨邑之光亦使後世史官有所考系以銘曰

嵩高之靈昔生甫申絪緼衰延鍾於洛濱土婁之南皇
邙之北惟唐畢氏欝欝佳宅廣平節烈彪炳日星常山
睢陽平原是御光遠有耀更昌南喬篤生我
公奎文上第弼亮
皇朝策功懋庸必復其始而允其宗移節豫州晝錦丕
居春秋霜露念先人墟樵採雖禁枌楡未表按厥圖畫
兆域可考允允嘉樹莪莪荄門有墻持持爲屏爲藩鑾
堂有規豐碑有制秩以置田祿以備器其祠維何松楹
楹版不丹不堊儉以垂遠其田維何守家是耕黍稷雖
懷維德之馨蜆旗龍節旟旟翩翩自東都來以至于野

[illegible]祝辭其文赫奕曰揚
[illegible]思曰祀祖烈公御靈邱悽愴報酧清醑在罇豚肩在
豆河嶽高深載錫之光公福鄉人永承其慶世篤忠貞
代生良弼勳諸貞珉其言維寶